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元妙真人笑笑又道：「貧道曾與呂子奇會過一次，對他這種手法相當清楚，那時貧道是用劍架開了他的一枚錢鏢，結果它又轉了回來，削斷了貧道的劍柄上線穗……」

金蒲孤詫然道：「道長既然明白其中曲折，為何還要拖在下來找尋呢？」

元妙真人沉吟片刻才道：「貧道見石慧姑娘年紀不大，不相信她能到這種境界！」

金蒲孤歎了一聲道：「這是毋庸置疑的了！」

元妙真人也歎了一聲道：「此事既經大俠證實，諒來不會再有錯，貧道對年青人不太相信，可是看過大俠的神射妙技，又目睹石姑娘錢鏢手法後，方信英雄出少年，我們這些老朽實在太慚愧了！」

二人相視默然片刻後。

元妙真人又一整神色道：「大俠此刻作何打算？」

金蒲孤慨然道：「在下一時失察，上了那個小姑娘的當，自然祇好從命……」

元妙真人立刻道：「大俠不須如此！」

說著在袖中掏出一樣東西，交在金蒲孤手中，赫然是枚同樣的古錢，金蒲孤接住怔道：「道長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元妙真人輕歎道：「這是呂子奇削斷貧道劍穗的錢鏢，貧道一直保留在身邊，願以此解大俠之困！」

金蒲孤詫然道：「道長是要我拿著去騙人？」

元妙真人慎重地點點頭，接著又輕輕一歎道：「貧道之所以拖大俠前來，也是為著好避開見性大師，以便將此物相贈！」

金蒲孤對這老道士的舉動充滿了狐疑，可是他為人比較深沉，居然將錢鏢收下，輕輕一笑道：「多謝道長相助盛德，但不知道長有何條件？」

元妙真人不禁一怔，良久未作答覆。

金蒲孤又笑著道：「在下將這四枚錢鏢交出去，那個小姑娘勢非自裁不可，道長久著俠名，竟肯犧牲一個女孩子的性命來幫助我，那一定有相當重大的理由……」

元妙真人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，沉吟片刻才道：「貧道的確有事相求，這件事關係太大了，貧道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而且貧道此舉，相信見性大師也是明白的，他不過故作不知，以免貧道難堪而已，其實他心中一定也同意貧道的作為……」

金蒲孤頗感興趣地道：「哦！二位世外高人居然會幫助我去騙人，而且還要逼死一

個女孩子，這件事一定相當驚世駭俗了……」

元妙真人急了道：「大俠請不要把話說得如此難聽，貧道自問此心，無愧於天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我相信道長的為人。道長此舉也許是為了要挽救千百人的生命……」

元妙真人一驚道：「大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在下不過是猜測之詞！」

元妙真人歎道：「大俠果然猜對了……」

金蒲孤卻忽地一擺手道：「道長不必說下去了，道長的用心也許可以昭日月，卻無以對三個人！一個是已死的石廣琪，一個是他將死的女兒，另一個就是道長自己！」

元妙真人被他說得低下頭來。

金蒲孤卻振然道：「道長欲托之事，在下自當量力而為！目前卻談不到，在下必須先把那小姑娘的問題解決！」

說完他昂然向山下走來，元妙真人苦歎一聲，祇得跟在他身後，一齊向山下而行，走了幾步。

金蒲孤突然止步，將元妙真人交給他的那枚錢鏢又遞給他道：「這個還是道長留著做紀念吧？」

元妙真人默默地接了過去，二人緩步下山，走到一半的地方，但見少林見性大師孤身一人停立路旁。

金蒲孤微異道：「大師還在此地，沒下山去？」見性大師合什朝他望望道：「老袖想問問大俠可曾找到那枚錢鏢？」

(十五)

「九十九先生總是隨身攜帶安眠藥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經常會有失眠之苦，所以每次出外旅行，總是隨身帶著安眠藥。」

（這實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，像九十九龍馬這種靠靈氣為生的人，出外旅遊竟然還非得借助藥物的力量才能入睡，這不是太可笑了嗎？）

不過金田一耕助還是點頭示意神尾秀子繼續說下去。

「還好藥效發作，智子小姐亢奮的情緒也因此緩和下來；沒有多久她說想睡覺，於是我趕緊為她鋪床，然後再為老夫人整理床鋪，好讓她們兩人一塊兒休息。智子很快就入睡了，老夫人沒一會兒也睡了，我這才拎著毛線籃走到庭院。」

神尾秀子稍微停了一下，喘口氣繼續說：「老實說，當時我自己也很想吃一粒鎮靜藥，因為這裡大大小小的事都得我費心處理，找實在覺得好累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十分同情地點點頭。

「我本想一個人靜靜地想事情，所以拎著毛線籃往庭院後面走去。正好蹲樹下有一個可以充當座椅的石頭，於是我便坐在石頭上開始織毛衣。對了，我坐的那個地方就是剛才發現屍體的洞穴上方。」

局長聽到這兒，一雙眼睛瞪得像銅鈴一般大，就連金田一耕助也忍不住將身子向前拉近。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那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我差不多是在下午兩點半左右去的，後來因為我祇顧著織毛衣和想事情，所以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好久，祇知道有人來到我下面那個階梯，而且還開始說話……我到剛才才知道原來那裡有三個階梯，最下面的是洞穴，而我正好坐在最上面那一層，至於說話的人則站在中間那一層。」

金田一耕助和局長越聽越緊張，神尾秀子更是不斷用手胡亂搓揉手中的手絹。

「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雖然來到中間階梯的人並沒有察覺到我就在上面，可是我很不喜歡偷聽別人談話，所以就離開那兒，可是我怕一走會驚動對方，祇好先靜靜地待在原地，並告訴自己盡量不要去聽他們的談話。」

「可是，突然間，我聽見他們談起月琴島的事，而且還談到『距今十九年前』這樣的話，不禁感到非常震驚。」

局長和金田一耕助不由自主地又向前靠近一步，兩個人都一臉認真地看著神尾秀子的嘴。

「因為他們談起十九年前發生在月琴島上的事情，所以我趕緊豎起耳朵仔細聽。後來我甚至清楚地聽到他們在說什麼『喬裝』。」

「喬裝？」

「是的，可是我並不知道他們講的是誰喬裝成什麼。接著他們又放低音量，噁噁噁噁地說了一會兒，我祇聽到他們提到『蝙蝠』這兩個字。」

「蝙蝠？」

金田一耕助的呼吸不由地急促起來。 (六十一)

圈套

倪匡

施組長奔過去，向下看，還看到有兩隻車輪，以十分快疾的速度，滾跌進山崖下的海邊去，在岩石上彈跳了一下，墮進了海中。

而那輛客貨車，已不再存在，跌得粉身碎骨，東掛一片，西掉半截，成了無數碎片。

施組長呆了片刻，才聽到有一下微弱的呻吟聲傳來，他低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看到就在他的腳下，有一個老人，被一叢灌木阻擋，未曾跌下去。

施組長一上來就著遠處，再也想不到那麼近就有一個人。而他看到了那個人之後，一時之間，也無法將這個人和失事的車子聯繫起來。

他拉起那人拖出了幾步，到達安全的所在，這才發現那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人。

他還想使用自己的車子去和黃堂聯絡，但是他的車子，在表演了連續接近十個滾翻之後，和一堆廢鐵也差不多了。

這時，先是黃堂調派的一小隊警員趕到，接著，黃堂也趕到了。

接下來的事，全是例行事務，在這段時間中，胡說和溫寶裕正在到處找四個老人的下落，從警方的通訊網中，知道了客貨車失事和傷者到了醫院的消息，兩次和我聯絡，這才在醫院見面。

所以，當我在醫院見到黃堂，覺得怪異之至，黃堂見了我，更加奇怪，他心中第一時間所想到的是：怪事，必然和衛斯理有關。

然後仍是施組長的敘述：「我知道事情古怪，就命那一小隊警員攀下去搜索車子的碎片——」

我道：「重要的，是還有三個人。」

施組長道：「在搜尋碎片的過程中，如果有人，一定會被發現。但是我不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，還會有生還者，尤其，另外三個人如果也這樣老的話。」

接下來，我和溫寶裕，也把陶格夫婦說要來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

黃堂和施組長自然駭異莫名，我留意鐵醫生，看他十分沉穩地皺著眉。我提醒了他一句：「你知道那種把人當玩具的小機械人？它們祇有二十公分高，可是卻上天下地，無所不能。」

鐵醫生的回答，出乎意料之外：「所以，它們輕而易舉，控制一輛車子高速前進。」

這一句話，令得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寒意——要是忽然有這樣的一個小機械人，響著嗡嗡聲，飛了進來，那我們這裡所有人都不是對手，它是典型的能力高超的妖魔鬼怪，取人性命於瞬息之間。

施組長先開口：「駕駛位上……沒有司機。」

鐵天音道：「客貨車比較高，你當時的情形，看不到駕駛位內的下半截。」

(三十四)



提起表姑父、表姑母，凌靚兒馬上就臉色黯黯，低頭不語。她十歲那年，家鄉鬧瘟疫，爹娘相繼得病過世，表姑父知道了這事，不顧自己會被傳染的危險，親自到家裡將她接到余府扶養，表姑母也將她當成女兒般看待，沒因為她是孤兒而對她不好。她在余府過著優渥無憂的生活，因此凌靚兒也一直將表姑父、表姑母當成是自己的爹娘來看待。

哪知上天造化弄人，表姑父、表姑母在一次出門遊玩時，因意外而雙雙身亡！那年她十五歲，余香怡和她一樣大，而表哥不過才二十一歲，頓時三人都成了孤兒。這事來的那麼突然，震驚了余府，也讓表哥、她、和余香怡措手不及的慌了手腳，幸而表哥能幹，不但擔下了布樓的生意，也一肩扛起一家之主的責任，照顧她和余香怡，讓她們能繼續過著安樂的生活。

那麼大的打擊表哥都能度過，所以凌靚兒相信這次也一定可以。對她而言，表哥就是她這一生唯一的依靠，她當然全心信任他了，不管事情會變的多麼糟，祇要和表哥在一起，她都覺得很安心。

「現在別談這個，祇要能在余府待下去，靚兒就很高興了。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等表哥醒來，才能明白我們到底遭遇了多大的困難，先通過眼前的難關，才能談未來的事。」

凌靚兒轉回眼看著表哥。表哥溫文的臉上眉頭深鎖，她好希望能撫平他的憂愁，再度看到神采奕奕的表哥。

「也祇好如此了。靚兒，你已經十八歲，嫁人的事不能再拖，否則就會變成老姑婆了，因此無論如何，你今年一定要嫁人才行。」

余香怡說這話不是為凌靚兒心急，而是為她自己。她今年也是十八歲，和同城的潘家長子潘慕平訂下了婚約；潘家在城

裡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，若余府真出了事，她擔心潘家會用此理由來解除婚約，那她還有臉面活下去嗎？」

凌靚兒明白余香怡在擔心什麼，自己婚事晚些再辦沒關係，但是余香怡親事是絕不能有所耽誤，這個重擔還是要靠表哥，所以表哥真的很辛苦！」

余香怡沒有耐心照顧人，在房裡等了會，見余仲豪還是沒醒來，她就先離開了，祇留下凌靚兒在房裡等著表哥清醒。

余仲豪在頭痛欲裂的情形下醒來，腦袋裡似有千萬隻鐵錘在敲打著他，而喉嚨卻乾得像要著火般，讓他難過地啞著嗓音喊：「水，水……，我要喝水……」

他立刻感到一雙溫暖的小手輕輕扶起了他的頭，一個嬌甜的聲音在他耳旁柔柔響起：「水來了，你小心點喝。」

余仲豪張嘴大口吞嚥，清涼的水順喉而下，澆去了喉頭胸肺間的燥熱乾澀，也同時讓他清醒了過來。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張他再熟悉不過的美麗容顏，一雙楚楚動人的眸子緊盯著他，清澈如星子般的眼裡滿是憂慮擔心。見他醒了，她臉上浮起燦爛的笑容。

「表哥！」凌靚兒柔柔喚了聲。

余仲豪掙扎坐起，強壓下宿醉的痛苦，面對表妹的關心，他神情有愧地說：「靚兒，讓你掛心了，對不起！」

(五)

非凡莊主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白小姐也笑道：「賢妹既不容愚姐獨佔，又受此美題，何不見贈一詩，便平分一半去矣。」盧小姐道：「分得固好，但恐沾污不佳而失美人之韻，又將奈何？」白小姐道：「品題在妹，姐居然進士，雖毛顏復生，亦無慮矣。」盧小姐遂笑笑，忙索紙筆，題詩一首呈上。白小姐一看，祇見上寫五言律一首：

美人簾下照鏡
妝成不自喜，鏡下簾隨。
景落回身照，光分逐鬢窺。
梨花春對月，楊柳晚臨池。
已足銷人魂，何須更拂眉。

白小姐看了歡喜道：「瀟灑風流，六朝佳句。若使賢妹是一男子，則愚姐願侍巾幗終身矣。」盧小姐聽了，把眉一蹙，半晌不言，道：「小妹既非男子，難道姐姐就棄掉小妹不成？此言殊薄情也。」白小姐笑道：「吾妹誤矣。此乃深愛賢妹才華，願得終身相聚而恐不能，故為此不得已之極思也。正情之所鍾，何薄之有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終身聚與不聚，在姐與妹願與不願耳。你我若願，誰得禁之？而慮不能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慮不能者，正慮妹之不願也。妹若願之，何必男子。我若不願，不願妹為男子矣。」

盧小姐乃回嗔作喜道：「小妹不自愧其淺，反疑姐姐深意，其可笑也。祇是還有一說，我兩人願雖不違，然聚必有法。但不知姐姐聚之法又將安出？」白小姐道：「吾聞昔日娥皇、女英同事一舜，姐深慕之，不識妹有意乎？」

盧小姐大笑道：「小妹若無此意，也不來了。」白小姐道：「以你我才貌，雖不敢上媲英皇，然古所稱閨中秀林下風，頗亦不愧。但不識今天之下可能得一有福才郎消你我？」

盧小姐沉吟半晌道：「姐姐既許小妹同心，有事便當直言，何必相瞞？」

白小姐道：「肝膽既瀝，更有何事相瞞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既不相瞞，姐姐意中之人豈非才郎，何必要求之天下？」白小姐笑道：「妹何許也？莫說我意中無人，縱我意中有人，妹亦何從而知也？」

盧小姐大笑道：「俗話說得好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況才子佳人一舉一動，關人耳目，動成千秋佳話。妹雖疏遠，實知之矣。」白小姐不信道：「妹既知之，何不直言？莫非誤聞張軌如《新柳詩》之事乎？」 (一一五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啟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夾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MO 63332
電話: (636)482-4037
傳真: (636)482-4078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聯絡人: 空正法師、空實法師